

雨情話系列



醉

西

薔薇

深情灌溉的薔薇只為一人嬌艷
愛酒濃烈 醺然欲醉

台灣 雨 菱

第一章

嘘声、掌声充斥耳际，刺激着卓尔琴一口气干了一大杯冰啤酒，沉寂片刻的酒隔再度震动了她的身躯，但无法阻止她渴求周围欢呼的虚荣心。

她醉了，但她哪天不醉呢？数月前在某个 PUB 的通宵舞会上喝个烂醉后，她便与酒精陷入热恋，她发觉再没有比酒更体贴、更具包容力的情人了，酒会“哄”她入睡、填饱她的胃、知道如何安慰失意又孤独的她；她在酒的杯中找到归属，于是她越喝越多，直到再也记不起自己有哪个晚上曾清醒过。

大学毕业至今已四年，毕业时她立志要当个剧作家，梦想着总有一天因自己创作的剧本而声名大噪，甚至得几个奥斯卡小金人，为台湾争光。

残酷的是，那毕竟只是白日梦罢了。

现在她白天有份会计工作，原先根本没打算久待，总以

为过不久就可以辞掉工作，全心投入写剧本的工作；没想到这工作竟成了三年半来养活她的救世主。过去四年，她数度满怀希望投了稿，却从不曾受到青睐，如今，她已呈半放弃状态。

沮丧是她爱上酒精的原因，但浑浑噩噩之中，她意识到足下的土地开始拼裂。自我堕落是祸首，她既明白又惶恐，却不知如何阻止，只能任由她的立足处一片片崩裂，最后把她吸入堕落的黑洞中。

她将空杯移向酒保，无视于身边一群爱起哄的男人。他们泰半是枪与玫瑰俱乐部里的舞男，从她天天到俱乐部里藉酒浇愁开始，没有一刻不缠在她身边，鼓动她向更危险的酒量挑战。

“卓小姐，”酒保迟疑着不愿为她倒酒，眉头微皱望着醉醺醺的她。“你已经喝太多了，杜经理交代过我，不能让你一天喝……”

“烦不烦哪？”尔琴不悦地挥手嚷道，差点打中酒保和坐在她右侧的几个男人。“你赚的是我的钱，还是小杜的钱？更何况她今天没来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酒保十分为难地望着她。

“倒酒啦！她又没资格炒你鱿鱼，别缩头缩脑的行不

行？”尔琴凶巴巴地叫道，她身旁的男人们纷纷揶揄无辜的酒保。

“卓小姐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。”酒保鼓起勇气，决心不帮她倒酒，尔琴微眯起双眼狠瞪他，但他不为所动，尽管他的喉结正紧张地上下滑动着。

“这样吧，”坐在尔琴身边的一位俊秀男子奉承地笑道：“如果你能在俱乐部里找到一个愿意送你回家的男人，你就可以再喝一杯——我请客。”他说着俯向她，手指轻柔、试探地钻进她的发丛，见她没反抗便大胆移到刺在她右颈上的那朵火红蔷薇，顺着那独艳得恍如真物的花瓣轮廓摩挲着，同时偶近她耳际低喃：“你可以考虑我的‘免费服务’。”

尔琴的注意力终于离开酒保紧张的脸孔，转而看自提出建议的男人，她蒙眬的视线勉强可以评判出这男人有张俊脸，然而即使醉得一塌糊涂，她也听得出这番提议的弦外之音，更何况他那满脸的媚笑早已透露出想拐她上床的下流意图。

尔琴再度打了个酒隔。

她今年二十七岁了，虽然没谈过恋爱，仍算是个见过世面的成熟女子，以前也遇过几个垂涎她漂亮面孔、窈窕身

段，却压根儿没想过责任这回事的登徒子。她很清楚眼前这个男人不是好东西，但是体内发酵的酒意令她格外调皮，她抛给他一朵甜甜的、无知的微笑，上身微倾向他，近到她夹杂着浓重酒气的鼻息如晚风般拂上他俊秀的脸孔。

“你真好，”她沙哑低喃着，没注意到他微皱了一下眉心。“你的‘免费服务’还有哪些呢？”

他的眉心很快被她魅惑的姿态及语调舒展开，他一边投给身边其余男子一抹胜利的眼神，一边用低柔、挑逗的语调对她说：“只要你说一声，我整晚都随你处置。”

尔琴继续她感人的微笑，一只纤细的指尖抚过他在瞬间变得干燥的嘴唇，身边的男人们开始暧昧地鼓噪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慵懒的问，更为她的性感增添酒醉后的风情。

“在下道格，”他抓住她的手腕，将她爱抚他嘴唇的手指举至唇边，戏谑的亲吻着。“今晚愿成为卓小姐的奴隶。”

尔琴压抑住对这个举动的嫌恶，轻轻抽回她的手，缓缓的坐直身体，她不变的笑容使他跟她一样醉。突然，她伸出一手猛力抓住他的领带，使他整个人跳下高脚椅，讶异得不敢轻举妄动。她抓得死紧，紧到道格的脖子几乎快被领带勒

断，她才满意的看着道格的脸孔由白转红、由红转紫，周围的鼓噪声渐渐消逝。

“我只要你为我做一件事，”她的笑容依然甜美，但声音里却隐藏着不容置疑的残酷。“到警察局自首说你对我性骚扰。我可没你以为的那么醉，至少我还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。”她倏地放开他。

道格踉跄退后几步，他的面色恢复赤红，同时尴尬的调了调领带，仿佛想维护自己似的逼自己坐上高脚椅，别太快逃之夭夭。

尔琴注意到身边突然变得寂静无声，于是环顾一下整间俱乐部。她非常想再喝一杯，但酒保显然无意为她倒酒，唯一的方法也许是采用道格的建辉——找个愿意送她回家的人，而那个人绝对不是她身边这群图谋不轨的色魔之一。

她飘忽的视线落在某个六男一女组成的圈子上，圈子中心是一对亲密相拥的男女，那群男人多半也是俱乐部里的舞男，只有一个是生面孔，长相不逊于俱乐部里的当红舞男尼克，他身边几个男人正忙着损他，以至于他看起来一副不知所措的蠢样子。

如果她再清醒一点，也许会认出拥着那名女子的正是尼克，然而那个英俊的陌生人完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她跳下

高脚椅，摇摇晃晃的走向那群人，幸好她今晚没穿高跟鞋，不然以她酒醉的程度，铁定在跳下高脚椅的那一刻扭伤脚踝。

她缓缓露出一个胜利的微笑，只要再走个几步，她就可以再喝一杯酒了。被她丢在身后的男人们没有跟上来扶稳她，她也没感觉到俱乐部里的大半视线全集中在她身上，她脑子里想的只有那个男人，和一杯冰啤酒。

她一个脚步不稳，绊了一下，然后准确地投进那个陌生人的怀中，随即伸手搂住他的脖子，带着强烈酒意呢喃道：

“带我回家。”然后在他的惊愕和大伙的喧嚣声中坐上他的大腿、吻住他的唇，下一刻她便昏睡在他温暖、僵硬的怀抱中。

“哇！小袁袁，第一次来就得到一份桃色礼物，太好运了吧？”麦克笑嘻嘻地调侃他，惹得袁隼棠脸上一片绯红。

“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袁隼棠苦着脸向四周哄笑的人求救，但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，包括他的表弟苏砾深——也就是刚宣布要辞职的尼克。

“管她怎么回事，人家要你带她回家，你照做就是了嘛！”安东尼挑挑眉毛，他话里的暗示令隼棠更加手足无措，只好向苏砾深紧拥在怀中的女人投出求救的眼神。

“你少装可怜了，”苏泊深发现了嗤道。“我不会让之凡插手你和这女人的事，有自动送上门的大礼，你应该偷笑都来不及了。”

“你真是我见过最没人性的猪！”牟棠怒骂道，对于那个缩在他怀里呼呼大睡的女人，他还是不知道怎么移开她。

“猪跟人不同种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性呢？”劭深笑嘻嘻的反驳，这时假在他身边的柳之凡重重捶了他的大腿一下，他吓了一跳并哀叫出声。

“你别幸灾乐祸了，这女人我们都不认识，小袁袁明天要去琉球，你不帮他，谁帮？”之凡瞪劭深一眼。

他不满的撇撇嘴，闭口不语。

“这女人是卓尔琴，”伊恩忙开口解释，他从没见过尼克被女人骂就一副赌气的样子，显然这个柳之凡对他的影响可大了。“小杜的朋友，这两个多月天天来喝酒，平常都是小杜送她回去，不过今天小杜请假。”

“小杜也是这里的舞男吗？”牟棠问道。

“她是带台经理，俱乐部不请‘舞女’。”安东尼在暗示他小杜是个女人。

“她还真算准了时间请假。”牟棠咕哝道。“难道没有其他人知道她住那吗？”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聚在吧台那里的

男人们正不怀好意的盯着他们瞄。

“喂，”麦克发现聿棠正在打量那群男人后，沉声说道：“劝你别指望那群人之中的任何一个，他们围在卓尔琴身边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逮到机会便带她上床。”

聿棠的视线收回来，他从安东尼及伊恩的眼中得到赞同的附议，于是他的视线再度转向劭深和之凡。

“他们想趁她醉得不省人事时——”之凡的声音里有浓浓的愤慨。

“两个多月下来她还能完好无缺，全拜小杜所赐。虽然这女人有点麻烦，不过我们也不太忍心看她被辣手插花，听小杜说她最近失意得很。”布莱恩略带同情的说。

“失恋吗？”聿棠好奇的问，这时卓尔琴挪了一下身子，更往他的怀里钻，害他更是尴尬。

“失恋还好解决哩！这里那么多男人，她条件也不赖，大可挑一面安慰自己，没必要天天来这里酗酒。”安东用不赞同聿棠的猜测。

“先不管这些了，我到底该拿她怎么办？”聿棠苦着脸二度向他们求救。

“你说呢？”之凡仰头望着劭深，脸上挂着超级甜蜜的微笑。

劭深有些不以为然的扬扬眉毛，不过他心里非常不满之凡想插手这件事，尽管他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同情心作祟。

“那女人找上的又不是我，干我什么事？”

“帮你表哥一个忙有这么难吗？”之凡的笑脸瞬间消失，肚子里似乎正在酝酿着火

“就因为他是我的表哥，我就一定要接手这个女人的事吗？”劭深的音调微微拉高。

“你虽然已经搬来和我住了，但我也有权利决定——”之凡沉着脸开口，但迅速被劭深给打断。

“那你又何必问我？”劭深也有点火了，比气之凡的那句话听起来像在讽刺他：他现在是她养的小白脸。

“我问你是因为尊重你，那个家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了，我有一半的决定权，另一半是你的，你这个没大脑的猪！”之凡怒火高张，她坐直了身体怒斥他，其他人则默不作声，虽然每个人听到之凡怒骂劭深是“没大脑的猪”，都想大笑，但是却也不想后来他的致命一瞪。

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劭深的表情完全软化了，温柔在他的眼中浮现，嘴角缓缓上升的笑意似乎充满了……妥协和顺从。

妥协？顺从？哈！认识劭深的人大概都要怀疑这一切是

不是一场梦了；今晚之前，向来只有人家顺从他的份，要他对别人采取低姿态，先是他会比较容易。

“只留她到小袁袁回来为止，不过她醒来若想自己回家，我是不会留她的。”虽然劭深的语气透露出这是一项绝不容更改的决定，但其他人还真看凸了眼，只有之凡毫不讶异，不仅恢复原先甜美的微笑，整个人也重新偎进劭深的怀抱。

紧张气氛消逝，令所有人松了一口气，然而劭深和之凡浑然不知，他俩还在深情对望中，丝毫不觉身旁的几个男人正忙着打寒颤。

隼棠无奈的望一眼怀中的女子，她睡得很沉，根本无暇理会身旁的一团混乱，他直盯着她右颊上的蔷薇，纳闷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刺上那一朵艳红。瞧她无邪的睡相，隼棠心生怜惜，一直不知所措的双手仿佛终于了解职责所在，轻轻环抱住她，以防她摔到地上，虽然从她紧偎着的模样看来，掉下去的可能性渺小如一粒砂。

“小袁袁，美女在怀，你还能不乱啊？”伊恩揶揄的笑道。

“我可不像某人那么缺乏自制，大庭广众之下还对别人毛手毛脚，简直是色欲黑心。”隼棠意有所指的看向劭深，

醉 酒 蔷 薇

此时劭深把之凡搂得更紧，仿佛在向隼棠挑衅似的。

“那是因为我有可以光明正大毛手毛脚的对象，”劭探脸上的微笑绝对奸笑。“嫉妒吗，小袁袁？”

“喂，我不管你怎么说，你再叫我一句小袁袁，我马上把这女人扔给你。”隼棠下最后通牒，不过劭深的笑容不受影响。

“我会扔回去的，小隼隼。”

清脆悦耳的鸟鸣声此刻在卓尔琴的耳中听来，简直跟震耳欲聋的噪音没什么两样。

“吵死了！”她蜷缩在被窝里低吼一声，然而那不绝于耳的鸟鸣声没有因此止歇，她在林上烦躁地翻来覆去，终于，她掀开被子，猛地坐直身体，没想到一阵晕眩攫住了她的脑袋，她又重重倒回枕头上，紧闭着双眼，拒绝耀眼的阳光刺激她的瞳孔。

“天哪！”她呻吟了一声，感觉到头痛欲裂、口干舌燥，胃部也有一丝抽痛。她已经太熟悉这种宿醉的现象，也能迅速适应，但是她却从没战胜过那种会随宿醉而蔓延全身的痛苦——一种令人自觉已成废人的痛苦，尤其对她这种酗酒的人来说。

“老天爷！”她再度呻吟，这次的音调拔高了许多，但

是没有令她好过些。

“我真可怜你的老天爷，一大早就得和个烂醉的女人打交道。”一个冰冷、低沉的男声传来。

卓尔琴条地张开眼睛，怀疑自己是听错还是酒精中毒了，她家里怎么会有男人？她是独居啊！她缓缓的将视线移向敞开的门口，有个半裸又湿淋淋的男人就站在那里，正用一对她所知最无情的眼眸睨着她，数秒之内，她震惊得做不出任何反应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维持着躺姿，呆望着那个男人。他双臂环胸，不可一世的神态搭配着最冰冷的视线，虽说是半裸，但连住他下半身的不是裤子，而是一条白色的线制浴巾，在尔琴眼中，那模样其实和全裸没有差别，但她讶异得忘了脸红。

“反正不是你的老天爷。”他嗤哼一声。

尔琴突然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，她在床上坐直，努力回想着昨晚的情形，结果她最先想起的是眼前这个半裸男人的身分。

“你是尼克！”她倒抽一口气，两眼圆睁瞪着他硕实的裸躯。“你……你为什么会在我家？昨晚我没看见——”

“最要是还没清醒就闭上嘴巴！”他冷冷的截断她的

话。“我没空听你胡言乱语。”说完，他便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内。

一瞬间，尔琴所有的思绪全乱了，她匆匆环顾四周。这里不是她的房间，她小公寓的客厅甚至没比这房间大，那么她是在尼克家罗！

昨晚的一切慢慢的涉入她脑中。她是挑了一个男人要他送她回家，但不是尼克，那为什么她会和尼克在一起？昨晚没发生什么事吧？她猛地掀开被单，衣服都还穿在身上，只是皱得不堪入目，床单上当然没有血灭——她的初夜落红。显然尼克很好心也很绅士的收留她一晚，不过以他方才的态度看来，这似乎不是他自愿的。她到底是怎么遇见尼克的？

她跌下床，决心去问问那个出了名的冷血男人。她顶着昏沉的脑袋来到房门口张望，发现尼克背对着她，站在走廊末端那个房间的门口，他高硕的身材几乎填满整个门口。尔琴的心跳加快，就她所知，俱乐部里的人都不太敢去招惹他，但他出色的外表总令人不自觉忘了他无情的本性。

突然间，尼克低下了头，一双白皙、纤细又赤裸的臂膀环住了他的腰，突显了他的强壮及黝黑；接着，他就移进房间并重重的关上房门。尔琴呼吸一窒，楞楞的看着这一幕，大概慢了三拍才领悟到尼克昨晚有带床伴回来，现在还当她

不存在似的和那女子进房办事，可是几分钟前他就知道尔琴已经醒来了。天哪！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就这么不在乎他的屋檐下有个陌生人完全清楚他现在在“做生意”？他为什么不等她离开后再做？他完全不在乎别人会有多尴尬吗？

面对那扇被尼克甩上的房门，尔琴的脸涨得跟圣诞红同色，她呆滞又无措的找到浴室，冲进去把自己反锁在里面，跌坐在马桶盖上搜寻血液中最后一丝镇静，当她慢慢平静下来时，已经是二十分钟后的事了。

她打量自己一身的狼狈，接着环顾这间对穷人来讲太过奢华的浴室，惊讶的发现有不少女性用品。她自墙面的挂钩上取下浴袍在自己身上比对，依尼克那么高大的身材而言，这件浴袍的 SIZE 根本无法完全遮住他，而且浴袍上还留有一股十足的女性幽香。

她将浴袍挂回原处，然后继续坐在马桶盖上发呆。尼克是这么体贴的男人吗？如果俱乐部里的传言属实，尼克根本是个目中无人的太上皇。

“他才不管别人想要什么哩！”她忆起小杜曾半抱怨半崇拜的说：“他是那种只要自己过得高兴，其他人的要求都可以当屁的男人，我想他一定不知体贴为何物。”

一个不仅体贴的男人，会在自己住处的浴室摆放女性用

品，供他带回来过夜的女客们使用？或者是她搞错，这里是尼克某位客人的住处？一定是这样没错。尔琴决定接受这个答案，而既然他们还在热情煌线，无暇顾及她的需要，尔琴便自动自发的借用这家女主人的毛巾和新牙刷梳洗，她花了一些时间解开纠结的发丝，直到她的外表像个正常人后才踏出浴室。

走廊尽头的房门依旧紧闭，她往反方向走去，参观了厨房和客厅，这位女客大概挺富有的，尔琴对此并不惊讶，能买下尼克过夜的女人绝不可能和贫穷尽上等号。她看一下时间，已经早上八点多了，但是她不觉得饿，她大概已养成只对酒感到饥渴的习惯

尔琴不敢径自去找酒喝，她还不至于放肆到喧宾夺主的地步。她移向窗帘，掀开一角观察商外景致，这里是二楼建筑，楼下的马路满是赶着上班的车潮，但这条马路很陌生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她放下窗德，拿起电话打到公司请假，理由是她头痛欲裂，可能是感冒的前兆。

摆在茶几上的拼图引起了她的兴趣，没想到这个富有的女客还有如此清新、平凡的嗜好。她坐了下来，打算利用拼图消磨时间，反正她也不晓得该怎么回去，而且她还应向尼克和他的客人道谢，更别说她有一罗筐问题想问尼克了。

柳之凡满足而幸福的趴在苏劭深身上叹口气，手指则慵懒的在他胸膛上书圈圈。

“你好香。”她深深吸口气，呢喃道。

“感谢你买的香皂吧！”劭深的胸膛因低笑面轻轻震动。“流了一水缸的汗还能那么香，实在不简单。”

“快九点了，”之凡瞄了一眼床边的钟。“我要去泡个澡。”她边说边爬下床，但劭深似乎还舍不得让她离开，他一手拉着她坐在床边，另一手则压下她的头，深情的亲吻她，之凡完全无法抗拒，只得任由他。但当他的手碰到她微肿的脸颊时，之凡的瑟缩令劭深眉心紧皱。

“还很痛吗？”他打量她的脸颊，那是昨天之凡回家见父亲时所留下的记号，因为她离家出走九年半，让她父亲愤而登报与她脱离父女关系。

“还好。”她苦笑道，知道父亲那一巴掌是由担心和放心混合而成的力道。

“那时你真应该让我陪你进去的。”劭深心疼的说。

“事情都过去了，大不了以后每次都让你陪我进去嘛！”之凡笑着将额头与他的相靠，安抚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心烦，因为她一直觉得那一巴掌是她自作自受，毕竟她年轻时太叛逆了。

醉 酒 菩 薇